

基于顶层设计的文物保护工程管理体系构架的思考

李宏松 梁雪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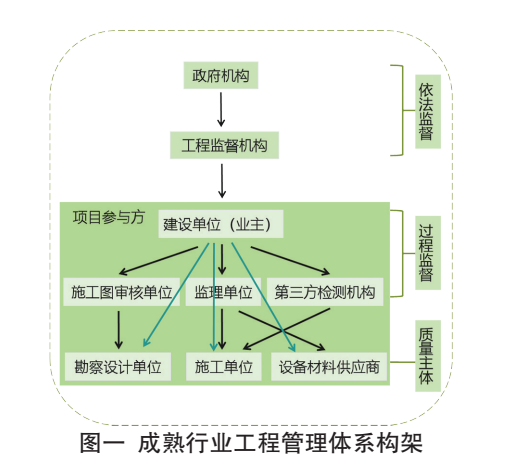
顶层设计的运用系统论的方法,从全局的角度,对各方面、各层次、各要素的统筹规划。其核心理念与目标都源自顶层,顶层决定底层,高端决定低端。顶层

成熟行业工程管理体系构架分析

根据我国工程管理成熟度较高的行业经验,文物保护工程管理体系构架基本可从三个层级进行构建,以实现工程质量的有效管理。

第一层是政府机构(文物行政部门)及其组建的工程监督机构(如北京市文物工程质量监督站)。该层级不是工程实施的主体,因此不承担工程质量责任,仅承担监督责任。该层级主要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对第二、三层级的建设单位(业主)和相关单位履行质量责任的行为及工程实体质量实施全面监督管理。第二层由业主、施工图审核单位、监理单位及第三方检测单位构成。该层级按各自职责对工程质量进行监管。第三层是勘察设计单位、施工单位及设备材料供应商。按照“谁设计谁负责、谁施工谁负责”的质量责任惯例,该层级主要通过内部质量保证体系对工程质量进行控制,以实现工程质量责任主体的自我约束和自我规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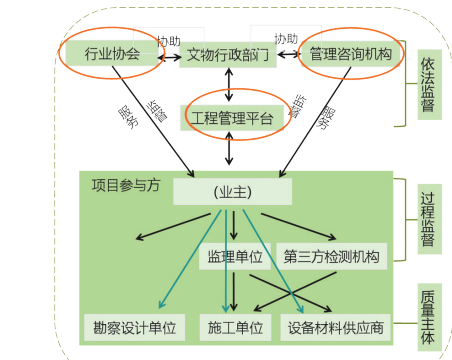
图一针对以上三个层级的作用及关系进行了比较形象的表达,从图中可知:第一层级主要起到依法监督的作用,所以完善法律法规制度体系是其发挥作用的基本保障;第二层级主要起到过程监督的作用,所以它既需要制度体系的保障,更需要技术标准体系的支撑;第三层级中的施工单位,作为工程质量的首要



图一 成熟行业工程管理体系构架

基于业主能力建设的文物保护工程管理体系构架

从图二可知,在整个工程管理体系中,业主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它是工程质量的第一责任人、工程项目实际的组织者,所以其管理能力的优劣,直接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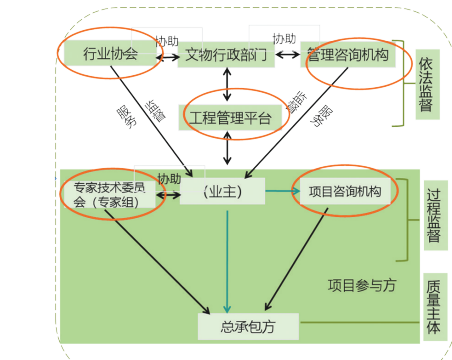
图二 基于业主能力建设的文物保护工程管理体系构架

系到工程的质量。因此,如何加强业主的管理能力是目前我们在工程管理体系构建中必须重点考虑的问题。鉴于此,我们建议构建基于业主能力建设的文物保护工程管理体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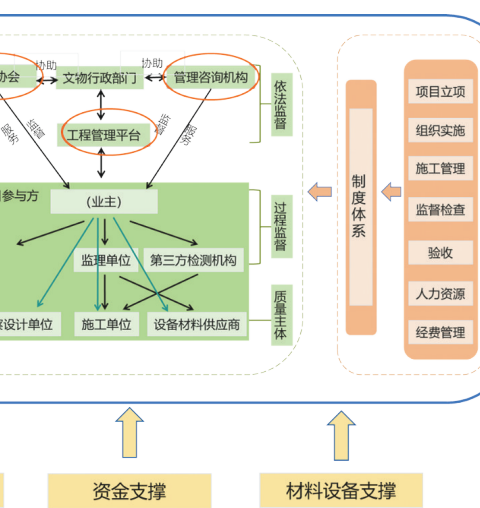
首先为文物行政部门搭建一对左膀右臂。其中左侧的行业协会在文物保护工程管理体系中的职能表现为:宏观上,可协助文物行政部门构建人力资源(包括业主、技术管理人员、技术人员、技术工人)培养、培训、认定机制。同时,利用其拥有的专家团队优势,可协助文物行政部门开展文物保护工程方案及预算等的评审;微观上,在文物保护工程实施中服务业主解决技术问题,并参与工程关键环节的验收,同时也可协助文物行政部门开展监督检查。其中右侧项目管理咨询机构在文物保护工程管理体系中的职能表现为:宏观上,可协助文物行政部门编制事业发展规划,统筹所辖地区文物保护工程的总体布局;同时,微观上可利用其专业知识和管理经验,在文物保护工程实施中服务业主,加强文物保护工程中业主的工程管理能力,并可加强对工程质量的监督。中间的工程管理平台是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构建的文物行政部门与业主间的桥梁。其作用表现为:宏观上,通过平台,文物行政部门可实时了解所辖区域文物保护工程的实施情况,并便于统计分析,可有效解决目前文物行政部门文物保护工程信息统计效率低、标准不统一等问题;微观上,通过平台,业主可完成立项、方案报审和材料备案等工作,减少纸质文件报审效率低的问题。

基于“设计施工一体化”总承包管理模式的文物保护工程管理体系构架

根据文物保护工程的特性,对于某些涉及特殊工艺、特殊材料的文物保护工程项目采取“设计施工一体化”的总承包管理模式时,为更好地加强



图三 基于“设计施工一体化”总承包管理模式的文物保护工程管理体系构架(图中绿色箭头为合同关系)



图四 设想中的文物保护行业工程管理体系

该模式的技术管理,在该管理模式中,业主可委托项目咨询机构进行管理并组建工程专家组或专家技术委员会,专门协助业主开展全过程的技术管理,这样就形成了行政管理和技术管理两个层次完整的工程管理体系。(图三)

结语

鉴于文物保护工程区别于一般建设工程的专业性,其管理体系顶层设计中不仅包含了本文中涉及的技术标准体系、技术标准体系和人力资源管理机制,还应包含经费保障体系和专业、专门的材料设备供应保障体系等。从国外文化遗产保护经验分析,工程经费的来源是多源的,它不仅包括国家财政支持,也包括各类基金组织的支持,作为一种公益性事业,今后也可能包括各种融资方式,所以构建完整的资金保障系统是极为必要的。而由于文物保护工程的专业性,工程中涉及的传统修缮材料以及现代专业修复材料和专门的工程工具和设备必须建立行业保障系统,才能确保文物保护工程的专业化。这样构建的才是一个完整的文物保护行业工程管理体系(图四),但是目前该方面研究极为欠缺。因此,相关的政策理论研究还有待进一步深入。

(作者单位: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

美术史研究:跨学科整合与本土化学术体系建构

戴晓云

美术史材料是中华文化和文明重要证明,中国美术史的主要研究主体——文物,多次被列入一级学科历史学和交叉学科门类下,成为其二级学科,文史哲学者大量介入美术文物、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考古学成为一级学科后,考古学者也介入到文物研究中,部分研究开始和美术史研究交叉。他们壮大了美术史的研究队伍,使得中国美术史学不仅成为国内显学,更是国际性显学,受到国际国内学术界广泛关注。中国美术史学经历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面临巨大的考验和挑战。

学科源流与当代挑战

中国现代学科体系承袭自西方分科传统,美术史作为独立学科亦属西学东渐产物。然而中华文明自古强调调整体性认知,各知识领域始终保持着“和而不同”的共生关系。这种文化特质决定了中国美术史研究必须突破单向度的学科壁垒,在跨学科对话中重构方法论体系。

当前美术史研究面临双重境遇:一方面,随着文物到文化遗产的理念演进,研究边界持续拓展;另一方面,历史学、考古学、宗教学等人文学科深度介入,形成“以图证史”“以图证文”的交叉研究热潮。这种学科交融既带来研究队伍的壮大,也使美术史面临被稀释的“材料供应商”的风险。如何在保持学科主体性的前提下实现知识生产的创新,成为当代学人的核心命题。

以传世书画为代表的美术史研究的范式突破

传世书画,作为中华艺术瑰宝的核心载体,其研究在当代中国美术史学界获得了前所未有的重视。一个显著的范式转变体现在书法艺术地位的提升——它不再被视为绘画的附庸,而是与之并驾齐驱,甚至在某些研究维度上更具独特性。这一转变深刻反映了书法作为中华文明最具特色、历史积淀最为深厚的文化形态之一所蕴含的强大生命力,也是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体现文化自主性的美术史知识体系的关键环节。

以晋唐卷轴画为代表的研究领域已取得丰硕成果,彰显了传统艺术研究的深厚根基。回溯历史

脉络,文人画兴起之前,绘画创作的主力多为宫廷画家,作品承载着显著的“成教化,助人伦”的社会功能。自文人画勃兴并风靡千载,中国绘画的创作主体与审美意趣发生了根本性变革,形成了宫廷画家、文人画家、职业画工(工匠)三者并存、相互影响又各具特色的创作格局。这一格局的演变本身,就是理解中国社会结构、文化思潮与艺术趣味互动关系的绝佳窗口。

尽管传世书画研究意义重大,但该领域涉及的诸多问题(如早期卷轴鉴定、流派谱系梳理、特定风格解读)往往因其高度专业性和复杂性而被视为“冷门绝学”。突破这些研究瓶颈,迫切需要引入并深化跨学科整合的方法论。

多学科图像学的深度应用:超越单纯的形式风格分析,结合历史语境、社会功能、文化象征进行图像解读。例如,分析宫廷绘画的构图与符号,需洞察其背后的政治隐喻与礼仪规范;解读文人画中的山水意象,则需理解其蕴含的哲学观念与隐逸情怀。

古代汉语与文献学的基石作用:书画作品上的题跋、款识、印章、署录文字是核心一手史料。精准解读这些文字(尤其是篆书、草书等古体或特殊书体),结合历代论文、笔记、文集等文献进行互证,是考证作品真伪、作者归属、创作背景、流传经历乃至理解画中题诗意境的关键。

历史学与社会学的视野融合:将书画作品置于具体的历史时段与社会结构中考量,探究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赞助人群体(皇室、贵族、文官集团、商贾、寺院)的趣味如何影响艺术风格;分析艺术市场、收藏风尚的变迁;考察书画在特定社会关系网络(如文人雅集、官场应酬)中的功能与意义。

这种多学科融汇的研究范式,其价值不仅在于解决书画史内部的具体学术问题,更深层的意义在于它对于理解中华文化“多元一体”格局提供了独特的观察视角。通过解析一件件传世书画,我们能触摸到宫廷与民间、文人与工匠、中原正统与地域特色、儒家教化与道家超逸、汉字书写与视觉图像之间复杂而精妙的互动与融合。这种融合并非简单的叠加,而是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于不同的载体(卷、轴、册、扇)上,由不同的创作主体,共同塑造出的既丰富多彩又具有内在统一性的中华艺术精神与视觉表达体系。因此,深化传世书画研究,正是立足于本土文化核心,运用综合方法探寻中华文明独特艺术基因与演进脉络的重要实践。

术精神与视觉表达体系。因此,深化传世书画研究,正是立足于本土文化核心,运用综合方法探寻中华文明独特艺术基因与演进脉络的重要实践。

多学科整合的方法论建构

美术史研究的突围路径在于建立“以我为主”的跨学科范式:

本体论维度。美术学以美术史为龙头,积累深厚。美术史研究有近百年的历史,形成了美术史学独特的研究理论和方法。美术史学有自己的学科特点,以美术史学科为中心,运用多学科知识,用整体

的眼光来研究美术史,因为美术史研究具有独立的研究价值,即本学科独特的文物鉴定和美术史风格研究。没有美术史研究,不仅美术史诸多材料不能判定真伪,美术史学的自身诸多基本规律无法探讨,以美术史学为材料的历史文化和文明研究也会因为材料真伪问题出现使用错误的状况。

认识论创新。书画史特别是绘画史研究较为成熟,形成了多种研究方法,这些研究方法体现了运用多学科整体研究的思路。美术与宗教和历史及其他与之关联学科的整体研究是美术史研究的一个方法,具有重要意义。多学科整体研究更加贴近历史真实。例如如果仅对道释艺术进行研究,可能不能理解唐以降的宗教史和道释艺术发展并不同步。

价值论重构。就美术史学自身发展规律而言,美术史学的发展和历史发展有同步不同的地方,这就需要

(作者单位:中国传媒大学)



图五 战国五牛盖铜簋修复前后对比

可移动文物,作为历史文化的重要载体,不仅承载着深厚的历史信息,更是文化的瑰宝,蕴含着丰富的文化价值。在我国广袤的土地上,云南省以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多元的文化背景,拥有着极为丰富的可移动文物资源。这些文物不仅见证了云南悠久的历史,也展现了其独特的文化魅力。

近年来,云南省文物局高度重视可移动文物保护工作,采取了一系列积极有效的措施。首先,在可移动文物保护项目的数量上,加大了发掘和整理的力度,不断丰富和优化文物保护项目库。其次,在经费投入方面,积极争取政府和社会各界的支持,确保了充足的经费投入,为可移动文物保护提供了坚实的经济基础。

此外,云南省在可移动文物保护项目数量、经费投入以及覆盖范围等方面均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这些成果的取得,不仅有力地推动了云南省可移动文物保护事业的发展,也为传承和弘扬云南历史文化做出了积极贡献。

可移动文物保护工作的主要成果与实践

预防性保护成就。预防性保护是可移动文物保护的重要环节,旨在降低文物受损风险,延长文物寿命。昆明市博物馆和昭通市博物馆在这方面成绩显著。昆明市博物馆在全国十佳文博技术产品及服务推介活动中荣获2021年度优秀奖,昭通市博物馆荣获2023年度十佳奖。这些项目通过先进的环境监测设备,实时掌握文物保存环境中的温度、湿度、光照等因素,及时调整文物保存条件;同时,应用新型的文物保存材料,如无酸纸、环保型防虫防霉剂等,为文物提供了安全稳定的保存环境。这些实践不仅保护了文物本体,也为全省乃至全国的可移动文物预防性保护提供了宝贵经验。

文物修复成果。云南省博物馆长期以来致力于文物保护与修复工作,其专业精神和精湛技艺在省内享有盛誉,该馆积极协助楚雄、曲靖等地多家博物馆完成了一系列文物的本体保护修复任务,展现了其在文物修复领域的深厚实力,其中,云南省博物馆馆藏纺织品文物保护修复项目荣获“2024年全国文物修复案例宣传展示活动十佳项目”,与此同时,昆明市博物馆也在积极推动文物修复事业的发展。其中,昆明市博物馆馆藏青铜文物保护修复项目荣获“2022年全国十佳文物藏品修复项目”。在青铜文物修复过程中,昆明市博物馆修复团队运用现代科学技术,如X射线探伤、金相分析等,深入了解文物的制作工艺、材质结构以及病害情况,制定科学合理的修复方案。在修复操作中,严格遵循“最小干预”和“可逆性”原则,采用传统修复技艺与现代材料相结合的方法,成功修复了500余件青铜文物,使其重现昔日光彩,为研究云南古代青铜文化提供了重要实物资料。

数字化保护利用探索。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数字化保护利用成为可移动文物保护的新趋势。云南省部分博物馆积极开展文物数字化工作,通过三维扫描、高清摄影等技术手段,将文物的形态、色彩、纹理等信息进行数字化采集和存储,建立文物数字资源库。这些数字资源不仅可以用于文物的永久保存,还能通过多媒体展示、线上展览等形式,让更多的人了解和欣赏云南的文物资源,打破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提升了文物的展示利用效果和公共服务水平。例如,昆明市博物馆以馆藏西汉执伞铜甬俑为原型制作的三维动画短视频《晋哥哥的神秘世界》,在中国文物报及博物馆中国视频号平台上展播,并获得了广泛好评。

制度建设与经验借鉴

制度建设保障。云南省文物局在可移动文物保护工作中,持续加强制度建设,制

定和完善了一系列文物保护法规和规范性文件,明确了文物保护的责任主体、工作流程和技术标准,规范了文物保护项目的申报、审批、实施和验收等环节,为云南省可移动文物保护工作提供了有力的制度保障,确保各项工作依法依规、科学有序地开展。

经验交流与推广。云南省博物馆和昆明市博物馆在可移动文物保护方面的积极探索和成功实践,为云南省其他博物馆提供了有益的借鉴。通过组织经验交流会议、培训讲座、实地参观等活动,将先进的保护理念、技术方法和管理模式推广到云南省各地,促进了云南省文物保护工作水平的整体提升。各地博物馆在借鉴经验的基础上,结合自身实际情况,创新工作方法,形成了具有地方特色的可移动文物保护模式。

文物保护工作对博物馆发展及人才培养的影响

推动博物馆各项工作发展。云南省各项文物保护项目的持续实施,为博物馆馆藏文物展示利用、宣传教育、公共服务和科学研究等工作奠定了良好基础。经过保护修复的文物能够以更好的状态展出,丰富了展览内容,提升了展览质量,吸引了更多观众;数字化保护利用成果为线上展览、教育活动提供了丰富素材,拓展了博物馆的服务范围和影响力;文物保护过程中的研究成果,为深入了解文物背后的历史文化提供了依据,推动了博物馆学术研究工作

人才培养成效。在文物保护项目的实施过程中,培养了一批年轻有为的文物保护专业人才。通过参与实际项目,青年人才在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掌握了先进的文物保护技术和方法。同时,云南省文物局和各博物馆还通过组织专业培训、学术交流、与高校科研机构合作等方式,为人才提供了广阔的学习和发展空间,促进了人才队伍的成长和壮大,为云南省可移动文物保护事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人才支撑。

结论

云南省在2019—2024年期间,在可移动文物保护工作方面取得了较多的成绩。通过不断加大经费投入、扩大项目覆盖范围,在预防性保护、文物修复、数字化保护利用等领域取得了显著成果,制度建设和经验交流也为工作的持续推进提供了保障。同时,文物保护工作有力地推动了博物馆各项事业的发展,培养了专业人才队伍。然而,面对丰富的文物资源和不断提高的保护要求,云南省可移动文物保护工作仍面临诸多挑战。如偏远地区博物馆技术设备落后、专业人才匮乏,难以满足复杂文物的保护需求,县级博物馆珍贵书画因存储条件不佳,存在霉变风险。同时,文物数字化进程不均衡,影响资源共享效率。

面对这些挑战,未来可从三方面发力:一是建立一级馆带动州(市)县(区)级馆帮扶机制,通过一级博物馆专家定期指导和技术培训,提升基层博物馆的保护能力;二是推动文物数字化区域协同,争取专项资金支持,加快县级博物馆文物数字化采集工作,促进资源共享;三是探索“文物+文旅”融合路径,将数字文物资源转化为文创产品、沉浸式体验项目,在活化利用中反哺保护工作,形成良性循环。通过这些措施,云南省将进一步提升可移动文物保护水平,让文物资源焕发新生。

MicroWise
— system —
无智系统

应用场景:
博物馆、遗址区、考古发掘现场、图书馆、档案馆、革命纪念馆、旅游景区.....

智慧保护: 环境调控、环境监测、本体监测、仓储设施、文物展柜、文物运输监测、文物修复实验室装备.....

智慧管理: 藏品管理、资产管理、人员管理、客流监测、数字资源管理.....

智慧服务: 数字化采集、数字化展陈、智慧导览、展柜换气率评测服务、熏蒸消杀服务、咨询服务.....

官方微信 官方网站

西安元晋系统技术有限公司
MicroWise System Co.,Ltd.

联系人: 张磊13572270596
座机: 029-58345362
邮箱: info@microwise-system.com
网址: www.microwise-system.com